

# 楼下的地铁线

吴霜

六七年前,我们楼下就开始建地铁线了。先是砍掉了好几棵已经长了三四十年的大叶梧桐,弄得老邻居们非常不爽。然后就是连着多少天的噼里啪啦轰轰隆隆连着响,搭起了很高的绿色围墙。我们楼下马路前的一大片空地给挤得就剩下一条只有五六米宽的小过道。幸亏我家是在四楼,那高高的围住工地的灰色临建房还不至于挡住窗户的阳光。可下面几层楼就惨了,他们的房间基本被遮挡在了暗淡之中,怨声载道可想而知。通知的内容是市里规划的地铁线路经过我们这里,搭建的高大工地房内是地铁的基建工地。现在大家受点罪,好日子未来可期。可有谁知道?后面疫情来了,工地就停工了。这两座差不多有四层楼高的灰色大房子矗立在我家楼前六七年之久。直到近几年才又开始工作,叮叮当当的声音日以继夜地响了起来。

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地铁控,去哪里都喜欢坐地铁。当年在美国纽约是每天去上一个英文补习班坐地铁,去香港演出也经常乘地铁奔走在排练场地和剧场之间。那时我经常会叹息国内的地铁线路太少,北京那时只有1号和2号两条线路,经停站很少且速度一般。乘过纽约和香港的地铁后,经常会在心里问: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样多的人口,什么时候地铁可以普及了呢?

这个问题逐渐变成了现实。北京地铁的第一条线路就是现在的1号线,开通日期是在1969年,记得那时候北京市民对这条快捷的经过长安街、天安门的地下公交线感觉十分新鲜。1984年,又有了2号线。在很长时间内,北京就只有这两条线在地下运作。我是在1984年出国学习的,那时候就一直期盼着能在家乡看到通向四面八方的地铁线。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的地铁让人目不暇接地冒出来了。今年,又有17号线大部分开通,最后一站就是我家门前的东大桥站,目前正在完成最后的工程。

一个月之前,楼下那两座四层楼高的地铁工地临建房开始拆除,我们这几栋楼的邻居们都欣喜若狂,这讨人嫌的、遮挡阳光的大傻房子终于要和我们说再见了!住户们都快拉着红腰带扭秧歌了。可谁知,两座大灰房子是拆除了,而楼下却又开始闹腾上了。

每天楼前工地凿地破砖的机器声一直在日以继夜不屈不挠地鸣响。我睡觉总是很晚,经常听到夜里12点之后,楼下工地的声音还在响。不但是响,而且灯火通明,不能说人声鼎沸,也算得上人来人往。我们都疑惑,17号线地铁新线不是都开始通车了吗?怎么我们这楼下还没完呢?有些神经敏感的邻居就在社区微信群发牢骚,这楼下的工地太闹腾了吧!

谁知,手机小视频里最近频频秀出一条又一条地铁在建动态,仔细一看,正是我家门前的这一片工地:东大桥的十字路口,西北方著名的蓝岛大厦前,一座新的地铁站口;西南方是我家这边,也有一座新的站口拔地而起;我家对面,马路东边,赫然又是一个新的站口。哇!这十几天里,我家这片增加了三个地铁站口,加上以前的两个,共有五个站口!

昨天深夜,12点都过了,我站在凉台的窗户旁,饶有兴致地观看楼下一台收垃圾的吊车有条不紊、动作准确地工作,那个高高的吊车大斗,在工人的操作下一次次地把堆成山的石头、砖头和泥土扫起来送到旁边的大型灰土车上,像是个大力士闷声不响、任劳任怨地劳动着。我就那样静静地站在窗户旁边,看了有多半个小时。

第二天大早,看见手机上出现一条短视频,还是我家这里的地铁建筑工地,字幕上标注的是:东大桥地铁站,将是北京第一条四线交会的重要公共交通枢纽。这四条线是:6号线、17号线、22号线和28号线。

亲爱的邻居们,忍一忍这欢腾的杂音吧,我们的东大桥全北京闻名了啊!

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当了扫盲小老师,被安排在谢家宅的一户农户家,教一对中年夫妇。逢周三、周六下午,我去他们家当一小时“小老师”。

班主任袁老师挨家挨户检查扫盲的状况和进展,检查到这户人家时,是

## 寒风起,曾经的洗澡难

楼耀福

在一个初冬温暖的下午,我坐在小竹椅上,照例教这对夫妇认字。女主人还算用功,只是嘴上说:“侬种田人,锄头铁搭盆田,识字有啥用?”那男主人根本没一点想认字的兴趣。那天,在暖和的阳光下,他卷起裤脚管,撩开,抓搔大腿皮肤,搓“老肯”。我瞥一眼,他那壮实的腿上像蛇皮一般,白乎乎一层,随着他双手不断动作,空气中像是腾起一层薄尘,而他腿上则显露丝丝血痕。为了搓“老肯”,他还时不时地用大拇指沾点口中的唾液……

这一幕正好被前来检查的袁老师看到,这个来自市区思南路的青年知识分子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双眼,然后别过头去,装作没看见。男主人有点尴尬,辩解道:“袁老师,依不要见笑。侬乡下人。好久没有沐浴了,腿上身上痒些些的。天热沐浴,用自家的井水冲一下,天冷,在自家屋里没法办法。要去杨家渡或者去塘桥浴室洗,路远,而且要花辰光花钞票。楼耀福这个小朋友教得很认真,不过侬没心思学,我心里想天气再暖和一些就好

了,我就可以在自家门口用井水沐浴了。”他说得有点好白相,我捂着嘴,“噗嗤”一声笑了。

这时,我的大腿也有痒痒的感觉,我也好久没有洗澡了。

那时普通城镇居民洗澡问题,大抵与农户相差无几。夏天我在河浜里汰冷水浴,但早些年我还不会游泳时,姆妈用一只大木盆,放大半盆水,稍温,我坐在木盆里面洗。我们家有大小中三只木盆,红漆,箍较粗的铁丝,不用时可以大号套中号、中号套小号叠放在床底下。小号平日用来洗脚,中号里面搁一块搓板洗衣服,大号天热时用来给小孩洗澡。大号木盆有八九厘米直径,足以容纳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因为天冷时不用,夏天拿出来用时,一块接一块拼箍着的带弧度的木块有收缩,互相间有缝隙,难免渗水,因此每年夏天第一次使用前,姆妈先用木浸泡几小时,让木块膨胀,洗澡时再用就不会水漏满地。

这样用浴盆洗澡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我们成家以后,包括浴盆在内的大中小三只红漆木盆,与大橱五斗橱“三十六只脚”的家具一样,是我们那个年代结婚时的家具标配。家里住房面积小,平时也是大盆套小盆地叠放在床底下。我儿子幼时,天热,我和殷慧芬也用大木盆为他洗澡。有一年第一次使用,忘了浸泡木盆,以致水流满地。那时,我们住在工厂分配的工房,第三

层,没用卫浴间,在厨房里给儿子洗澡,房屋的质量本不怎么好,水渗漏到二层人家。住二层的同事上楼来责问:“你们家开游泳池了?水漏到我们屋里来了!”我们连声打招呼赔礼道歉,赶紧用拖把、抹布把水擦干,才算宁事息人。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夏天为儿子洗澡的方式,几乎与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

冬天洗个澡,在那个年代是不容易的事。少年的我在听那家农户男人与袁老师关于洗澡的对话时感同身受。那时,整个冬天,我似乎也只是在过年之前,跟随阿爸到塘桥浴室洗一次澡,和许多成年、老年男人浸泡在一个大浴池里,让阿爸在我背上搓“老肯”。

冬天,能够比较正常洗澡,是在我进工厂之后。厂里有浴室,天冷时每周向本厂职工开放三次。至于家属,只有在逢年过节时凭“家属浴票”大家听。书写这座城市,书写这里的人们和街景,那些大雨前的轰隆雷鸣,还有公园里的动物、食物的芬芳、树叶的摇曳,这是对这座城市的礼赞,我也在其中找到了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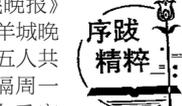
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给予参与上海写作计划的机会,该项目于10月底结束。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我拜访过的人以及上海的市民:是你们允许我提笔书写,让我在这两个月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此也向结识的作家同仁们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你们的友谊、眼神与话语,我都会珍藏。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上海。(胡佩华 译)

用“拖把”与“抹布”归类,只是因为篇幅长短有异——但拖地或抹桌面,其本质是一样的,即擦掉污渍或灰尘。其实,能否起一点“拖把”和“抹布”的作用,也未可知,或许愚某自个儿高抬了。但可以肯定地说,我手中并无所谓“手术刀”,远非手持“手术刀”的专业医家,也写不出如“手术刀”般锋利的文字。书名用了其中一篇文章的题名,只是表达一点期待。期待文学艺术界,涌现更多的批评家,手中持有一柄铿锵的“手术刀”,敢于挖掉滋生在文学艺术肌体上的各种“病灶”。期望文学艺术界少一些如鲁迅先生所讽刺的,“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爱到麻风病菌”的表扬家、吹鼓手。有人把当代文艺批评的沉沦,归咎于环境的限制,我是决然不敢苟同的。纯粹的文学艺术批评,仍然有很大的腾挪空间,只要你敢拉下脸来,只要你敢超越那些世俗的功利,只要你坚守独立的人格和评判立场。

关于文艺批评的理念以及对当代文艺批评的态度,本集中有多篇文字涉及,在此不必赘述。书中门外之陋见,多有令人笑落下巴处、隔靴搔痒处,欢迎高人扔板砖。笔者唯一的优点是自知浅薄,无知无畏,因此不惧批评。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有些文章最初在报刊发表至今的时间跨度较大,因此特别在文末标注了写作的大致年月,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文章写作的时代背景。感谢曾经刊载这些文字的报刊,感谢作家出版社提供结集出版的机会,感谢责编杨兵兵的精彩编排和修正。

(本文为《请拿起你的“手术刀”》自序,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



收获的喜悦 (纸本水粉) 杜华显

领导反映,我要被扣奖金的。”殷慧芬无奈,索性那天自己也不洗了,陪着女作家沿南门老街折返住处。几天以后,女作家说她要回市区一次。殷慧芬问她为什么事?她说:“台湾地区有位亲戚到上海了,去看看她。最主要的,亲戚住在和平饭店,宾馆房间里有浴室,我去洗把浴。”

## 每个晴天的傍晚

柴惠琴

山里的太阳早早落在山背后,月亮还没起来,或者还没让人注意到,有时西边的天空会有红霞,有各种好看的云。然后,干净的蓝天的颜色会慢慢加深,先是靛青色,再是深蓝,最后交给群星或者月亮一个暗黑的背影。

在我去过的一处山间民宿里,阳台上的秋千架会被风拂动,忙碌觅食了一天的鸡鸭会歇进笼子里,夜色渐渐深后,灯光会透过窗户散落在林子里。

这个时候,享受这些慢时光,不关心任何事,是我最好的状态。就像在树林日渐茂密的乡村,伐竹、斫柴的事久已少人去,植物生长,不被关心也是最好的状态。

晚饭后,在村BA的赛场上,我坐在看台上,把膝盖当作三脚架的平台,用快门4秒、4.0光圈、感光度100的搭配拍篮球赛,对焦,构图,选取我喜欢的场景。在现场,观众热情地呼喊让空气流通的速度都快了些,在跑动、跃起投篮、比分胶着的氛围里,用慢镜头表达球员的速度,技术要求有点高。

这个时候,更适合做什么?鼓掌就可以了。但是,在庸常的生活里,要我学习接受一切现状与可能性,是一件艰难的事。

学习中文改变了,请看明日专栏。



我的城市在地球另一端,从圣保罗到上海,27个小时的旅程。长时间的旅途飞行令我有点无精打采,但刚到上海的惊喜竟像回家般的自在。

我的一些同胞曾告诉我,上海能让外国人像进了自家客厅。自那以后,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份特别的热情究竟从何而来。

中文与葡语天差地别,显然排除语言这一因素。即便如此,到超市买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在街头、商店、公共服务点和其他的一些场所,人们都很友善,懂得如何迎接外来之客。

人们乐于接纳他人,再加上上海的街头安全有序,出门行走易如反掌。地铁四通八达,晚上出行也无遭劫之忧。此外,这里不仅仅是座祥和又便捷的城市,它还那么美丽,灯火通明,文化娱乐场所比比皆是。

在还未踏上上海之前,我对这座大

都市的各方面已有所了解。漫步街头,自然多了份亲切。我是巴西作家协会的会员,与上海作协共同合作的项目,收录了上海和巴西各8位作家的作品,这十六篇短篇小说以中葡双语呈现。

正基于此,我开始阅读中国作品,寻找两国文学在角色设定、描述方式以及文学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读完,感受到中国与巴西竟如此相像,只有文学作品才能如此精准而优美地展现那些欢笑、冲突、思考与自省。正是文学和我们的这个项目让我深刻认识到这点。

读了中国的文学作品,又在这座美丽、有序、安全,充满魅力且热情好客的城市里备受礼遇,这便解释了为何初到之时,我就有了回家的感觉。

另外还有一点也让我得以窥见个

中缘由。第一点与我来自并出生的城市有关。圣保罗像上海一样,是一座移民城市。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它接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从而形成多元的文化。而且就像任何大城市一样,街上居民的目光,只求彼此相忘。初始,或许会有冷漠之感,有时确实如此,但这也体现了对他人空间的尊重。在上海,人们尊重个性,但同时也并不忽视集体意识。

第二点是那些真正堪称“东方明珠”式的人物。我习惯于默默地沉浸在写这些人物的欢愉中:一个在便利店轻抚棕榈叶等待父母的男孩;周一清晨,将裙子留在客户门外的女快递员那匆匆身影;电梯里那位轻柔吹着不过就是几秒口哨的男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小人物,我万分荣幸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给

大家听。书写这座城市,书写这里的人们和街景,那些大雨前的轰隆雷鸣,还有公园里的动物、食物的芬芳、树叶的摇曳,这是对这座城市的礼赞,我也在其中找到了自我。

感谢上海市作家协会给予参与上海写作计划的机会,该项目于10月底结束。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我拜访过的人以及上海的市民:是你们允许我提笔书写,让我在这两个月里成为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在此也向结识的作家同仁们送上一个温暖的拥抱——你们的友谊、眼神与话语,我都会珍藏。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上海。(胡佩华 译)

## 十日谈

外国作家看上海 责编:吴南瑶